韦君宜文集

第伍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进的脚迹

妹妹的故事 …… (3)
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 …… (8)
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 …… (12)
我听到苏联同志讲思想性 …… (20)
和学生们谈爱国主义的实践 …… (24)
养孩子和进步 …… (30)
党所照亮的路 …… (35)
英雄的剖白 …… (45)
稳步前进！ …… (48)
长知识 …… (54)
从花衣服的问题谈起 …… (59)

后记 …… (65)

老编辑手记

为人民当一名德才兼备的好编辑 …… (69)
有感于编辑从事写作问题——《美的探索》序 …… (75)
我们的选稿标准 …… (77)

写给投稿文学青年的信 …… (82)
好作品从深厚的生活中来 …… (86)
从出版《生活的路》所想到的 …… (89)
“高晓声双包案” …… (92)
写给一位作家的信 …… (94)
老一代有什么难懂的呢？——为《一二·九漫语》出版题 …… (97)
读一本评论集的心得 …… (99)
活生生的英雄形象 …… (101)
《将军吟》的出世 …… (104)
《未完成的画》读后 …… (107)
祝红灯 …… (111)
《爱与仇》及其作者印象记 …… (113)
《不尽长江滚滚来》编后记事 …… (116)
《苗儿青青》读稿札记 …… (119)
《银海红浪》读稿札记 …… (121)
我的文学道路 …… (123)

附录：编辑的素质、修养、职责和作风——韦君宜访问记 …… 启　治 (128)
后　记 …… (137)

鸿 泥 集

自序 …… (141)

少年书愤 …… (142)
少年习作 …… (143)
清华园 …… (145)
别天津登舟 …… (146)
怀乡(二首) …… (147)

清华杂忆(十首) …… (149)
流亡宜昌忆清华 …… (152)
悼孙世实(二首) …… (154)
闻岚县捷 …… (157)
空室清野 …… (158)
战地书怀以代家书 …… (160)
夫子庙拾炭诗 …… (164)
米脂之春 …… (166)
在绥德 …… (167)
延安春早 …… (168)
又作 …… (169)
“八一五”日本投降 …… (170)
除夕 …… (171)
晋察冀行军过云中山 …… (172)
离延安 …… (173)
别延安 …… (174)
兴县塞上 …… (175)
怀延安 …… (176)
宁武怀道林 …… (177)
管涔山 …… (178)
初入河北境 …… (179)
潜入北京 …… (180)
潜还津 …… (181)
偷渡界河 …… (182)
还乡吟 …… (183)
悼念刘光 …… (185)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作于天安门下 …… (186)
参观巴库油田 …… (187)
悼陈波儿 …… (188)

一九五七年有感 …… (189)
蝶恋花　无题 …… (190)
下放怀来 …… (191)
告别怀来 …… (193)
官厅谣 …… (194)
重访怀来 …… (195)
南行四首 …… (197)
嘉鱼燕子窝悼世实 …… (198)
旅居沙面夜观珠江有感 …… (199)
安阳四清重见纺车作 …… (200)
向阳湖即事 …… (201)
敬悼周总理 …… (202)
敬悼毛主席 …… (203)
邓公登台 …… (204)
游七星岩 …… (205)
敬悼荃麟 …… (206)
访天津农场葡萄园及酒厂 …… (207)
访天津农场牛棚 …… (208)
玉楼春 …… (209)

静眺 …… (210)
倚窗 …… (211)
记“一二·九” …… (212)
家——在老区被抢救后作 …… (213)
痛悼蒋南翔 …… (220)

集外文存

理论能拉住事实吗 …… (2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大学生日记》…… (231)
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 …… (235)
小坑 …… (239)
哀鲁迅 …… (247)
第一道光 …… (250)
我们能恋爱吗 …… (261)
谈清华的静斋 …… (264)
他第一次照像 …… (266)
毕业以后将如何？——赠毕业队友 …… (268)
中古风味的襄阳城 …… (271)
陕北农村一勺 …… (274)
那个村子工作好？——工作杂谈之一 …… (278)
“手工业”和“机械工业”——工作杂谈之二 …… (283)
悼纪毓秀——“一二·九”人物 …… (287)
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工作杂谈之三 …… (291)
新娜拉们走后怎样 …… (295)
和晋西青年朋友见面 …… (304)
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 …… (306)
延安陷落忆延安 …… (311)
从一个测验看区干部的理论与文化学习 …… (313)
读《夏红秋》…… (318)
我怎样从看小说到学习社会科学 …… (321)
“一二·九”回忆 …… (324)
读《牛虻》…… (327)
为什么要大胆地放？ …… (332)
编辑人员也有苦恼 …… (336)
从《马路天使》引起的问题 …… (339)
最后的访问——悼念作家李劼人 …… (344)
《当代》发刊的几句话 …… (347)

新形势下的文学出版工作 …… (349)
美国的中国书热 …… (353)
敬悼茅盾先生 …… (356)
和美国同行们相处的日子 …… (359)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回顾与展望 …… (367)
关于文学与文化的经济体制 …… (371)
关于出版物的经济效益问题 …… (377)
忆延安的《中国青年》…… (388)
短篇创作气象新 …… (391)
出版家的社会责任 …… (393)
书市站柜台售书有感 …… (395)
文学书刊当前遇到的难题 …… (400)
读者想买的书买不到,书店想卖的书卖不掉 …… (403)
关于发行工作未说完的话 …… (405)
假如改革失败了…… …… (408)

日　记

日记(1938 年 2 月 15 日至 11 月 26 日) …… (413)

附录:韦君宜著作年表 …… 谭　锐 (491)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生前编定的两个作品集，另收未结集的诗文作品及未刊手稿，并收入日记，另附著作年表。

《前进的脚迹》，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其中《读〈可爱的中国〉后》，《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两篇，已收入《似水流年》编入第四卷，不重复收入。

《老编辑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

1949年12月9日，作者抄录自己十年诗作，名之为“鸿泥集”；本卷收入作者一生所有诗作，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仍名之为“鸿泥集”。

“集外文存”收录作者未结集散文、小说多篇，按发表时间编排。

日记(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因年代久远字迹不清，以□替代，误字以(　)补入正确字，并补清标点符号。

在本卷编辑过程中，作者女儿杨团女士，北京谭锐先生、杨璐先生、王存诚先生，湖北建始张建东先生，曾予以热心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前进的脚迹

妹妹的故事

我早就想过，等妹妹举行结婚礼的时候，我要做一段演说，将这故事说给所有到场的青年朋友们听听。但是妹妹目前还没准备结婚；同时，我听到许多打算考华大或考南下工作团的知识青年，由于家庭、旧社会、旧生活的拉后腿，而感到苦闷徬徨；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或许还值得讲给妹妹的朋友以外，所有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广大的知识青年们都听听，作为前车之鉴。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我妹妹现在已经不能算青年了。她是从“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开始参加革命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和现在考华大的青年一样的，十几岁的中学生。有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在学校里是出名的活动分子。她曾搞过学生会，参加过示威，打过冲锋，办过女工识字班，演过街头剧，弄过壁报……，在抗战爆发前，她参加了民先队，不久就成为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她和我一道，离开了美丽的北平，温暖的家庭，跟着大队流亡同学一起到武汉。在那抗战初期救亡运动的高潮里，她曾到新四军的黄安训练班受过训，穿上灰军装，学打游击，曾参加救亡宣传团到农村去，曾在蒋管区一个小城市里搞革命的群众运动；剪短头发穿条工裤，整天跑来跑去。家里有时寄钱寄衣服给她，她一转手便送给比自己更穷的救亡朋友了。

三年的奔走，她抛弃了旧的家庭和学校，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她不要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和那个旧社会了，但是那旧社会却并不肯舍弃她。自从我们到了武汉，家里的信一封接一封，要我们回去。说：“只要肯回来看看，将来可再出去。”说：“你们应认识自己家庭与其他同学不同，上无兄长，门户待你们支持，弟妹待你们教养。”说：“救国不能只靠宣传，你们回

来，学有成就，定可偿救国素志。”……各种各样理由数不清。我们在外头跑，外祖父、叔父、婶娘、姐姐、以及稍沾点边的亲戚都在到处跟踪追寻。那时有好几个青年朋友都因为家庭这样的死拉活扯，被拉回去了。又有的在回去以后还到处宣扬：“还是要读毕业，要有一定成就，才能在社会中站得住。像我们这样奔走呼号，将来无一技之长，岂不前途茫茫？”这一切说法，一切力量，实际都是在向妹妹夹攻，——要把一个革命青年拉回旧营垒中间去。最后母亲竟万里迢迢经海路由北平赶到武汉，赶到昆明，专门要拉我们回去。这时我已经去了延安，母亲便拖住了妹妹，向她痛哭流涕。说离不开她，难道白养活了女儿这么大？又表示疼她，怎能受得了那长期的艰苦生活？又替她打算个人前途等等，又哭又说，连讲道理带温情打动，妹妹不跟回去她就不走。这时妹妹又恰巧在工作分配中碰到一点点不如意的事，她还太幼稚，太软弱，竟然把持不定，她被打动了！自己先还想：且跟母亲回去看看，到了上海说不定还能做点工作。但是事实上，她既肯在那时丢下革命组织跟着母亲走，便已是向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缴械；一到上海，她身不由己的便陷在旧社会为她布置好的陷阱里了。

我在延安知道妹妹重返家庭，我惋惜她终于不能战胜旧社会，却被旧社会战胜了她。我常想：不知她回家以后究竟怎样，她为了家庭，为了一些个人打算，脱离了革命，究竟换来了什么呢？

直到八年之后，我才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接到过妹妹的信，又见到她。重逢第一面使我吃了一惊，想不到她已是烫发皮大衣高跟鞋玻璃袜，看去竟像一个贵妇人了！但是脂粉下面的脸色却比我还苍白。她不笑，也不嚷，神情异常阴郁。

后来我就知道了她这些年是怎样过的。物质生活自然比我们延安的小米窑洞强，也比武汉救亡时代的东奔西走强多了。常装饰得漂漂亮亮，跳跳舞，溜溜冰，转转交际场面。同时，在家里她就担起了家庭要她担的担子。支撑门户、伺候父母，请医生、卖房子、收房租、换金钞、婚丧应酬、管账管厨、对付穷亲戚本家，等等一切。鲁迅的《伤逝》中曾说：“子君的功业，似乎就建立在这川流不息的吃饭上”，这些年来，妹妹的功业似乎也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立在这永无尽头的家务事上了。而事实上由于日寇占区与蒋匪区的经济崩溃,家庭也是一天天在走下坡路(那种家庭的没落本是必然不能挽救的)。她就埋头在这里面,无法再想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她曾写信给我,说起家里的情形,自己的情绪,都沉重阴暗得像铅一样,但却从未提及要脱离这种生活,只说过盼望弟弟长大来代替她,显然将这视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

她的大学是读毕业了,如果按照过去家里说服她的:"待学有成就,自有远大前途,对救国亦有建树",她离开了革命回来读毕业,就算"学有成就"了吧?实际上,她是当了二年中学教员,几年小公务员,但她自己也不能说出究竟为什么要教这书,要办那些等因奉此?更不知前途在哪里。革命的朋友早已离开,书本也丢掉了,当年那光芒万丈的无限前程早已不能再想。她又不像许多小姐太太一样心安理得的过这种生活。因为过去一度在革命队伍中受到的教育,使她不苦于这种生活。但又要过下去,这造成她经常的矛盾和痛苦,常觉自己早已老了,甚至感到人生毫无意味而悲观厌世。别的且不说,她甚至一直都没结婚。自从回家以后,她的朋友就限于太太、小姐、绅士、小官僚,以及那些自命清高实则糊涂透顶的所谓"英美式自由主义者"。这圈子里也有人追求过她,但最后总没有一个能成功,因为她虽然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和他们整天在一起玩得很好,谈得很好,但有时却又觉得卑视他们,不可能真心去爱这样的人。

最初她是为了家庭,为了一些个人打算而走掉的,结果她不但脱离了革命,而且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牺牲了灿烂的青春。但家庭对她怎样想?母亲却说:"她这些年在家干了什么?瞎捣腾!整天像鬼打慌了似的,光嘴会说!"

最后,谁能将她从这陷阱里救出来呢?还是革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的力量解放了石家庄,大捷清风店,胜利的号声振奋起千万青年的心,召唤大家走上革命的大路。妹妹久蛰的生机才由此重新萌动。她想,想这十年。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痛悔起来。提起我们的一个在新四军中牺牲的弟弟,她说:"我想再回到革命队伍去,一想自己这些年,真没有面目对他。"但是革命是欢迎一切还愿意上进的人的,她终于

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了，从此，又找回了自己生活的意义，找回了青春时代，又感到自己还是前途远大，又有了大批同志和朋友帮助她、教育她，又是整天高兴的忙忙碌碌了。这故事也就完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大概青年读者们也可以想到。想想看，你有什么和十年前我的妹妹相像的情形么？（现在革命形势顺利发展，旧营垒对我们的阻碍牵扯，是会比十年前轻得多的，而且他们阻碍我们的方式也会和十年前不一样了。但还不是没有！从来没有哪一个将就衰亡的阶级肯一声不响安安分分衰亡下去的。）问题要靠大家想，我并不要提出教训，只提一个头：

首先，想想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问题上，你感到过苦闷和矛盾没有？在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我们的个人利益是会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的。这是一个重要关头。——譬如，温暖的家，父母的溺爱，自己的毕业文凭，社会地位，旧的生活方式，……甚至鲜衣美食之类，在一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青年临要决定是否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儿，这些东西是都会在他心里的天平上占些重量的。但是，一个人回头看过去的路，会比当事者看得更清楚，请回溯一下我妹妹的这个故事，冷眼旁观，十年前使她脱离革命的这些东西，和今天革命的伟大胜利来比一比看，怎么还值得一比？不是太渺小到不足道了么？你看她，为了这些，而竟丢弃求人类永远解放的革命事业，自陷苦海，不是太可笑了么？十年来，这些东西她都已得到过了，享受过了，但，享受过了再来回味一下，和十年来尽瘁革命的那些旧日朋友比一下，归根结蒂，这些可值得什么？可又有多大味道？这究竟上算不上算？难道一个人活着只为了自己和自己家的三两个人？难道不应该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的，为了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了一个永远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么？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足道的事情，牺牲了这千载一时的在革命高潮中献身的机会？在这个重要关头，要能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道理具体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否则就会蹈我妹妹的覆辙。不要你笑了她，又叫后来的人笑你！

其次，从长远的、大的方面来说，个人利益本来是和革命利益一致的。如果没有了革命利益，中国永远陷在美蒋统治的深渊中，你还有什么个人

利益个人前途？上面的故事具体告诉你：我妹妹离开革命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中国时；尽管她吃的穿的比在老解放区强些，但是和十年来从事革命的旧友比比，她可有了什么个人前途个人事业了？究竟是她的前途大呢，还是我们的前途大？她甚至连生活兴趣都失掉了。那种阴暗沉重的生活情绪，对于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可说呢？只是葬送了自己的青春。过去已经如此，现在更是如此，没有革命胜利，我们个人就什么都不会有。这还不是很明白么？

第三，我妹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革命青年，真正爱护你关心你的只有革命队伍！不要看吃的是小米，常常给你以无情的批评，但只有革命队伍才能从各方面提高你培植你，真正为你的远大前途打算，使你的才能得到正常发展，使你的思想情绪健康愉快，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有用的人才。那个旧社会是不会爱护你的，从不真正为你的前途着想。他们只是自私，要你牺牲自己的理想以及一切，完全按照他们所安排的道路，一步不敢错的爬行了去。而结果是坑陷了你，他们连睬都不会睬。——在从事革命中适当照顾你的家庭是一回事，但要为了家庭为了那旧社会而离开革命，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论是强迫也好，说服也好，感情打动也好，你绝不能在任何这些企图拖住你的力量的面前软下去，否则，将来你会后悔不及的。

我希望目前站在革命浪潮前面，在选择道路时有些徬徨的青年，仔细想想我妹妹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

来　信

我是一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曾搞过学生运动，反对蒋匪帮的统治，并拒绝参加反动组织。一九四八年到解放区，被分配到一个干部学校学习。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学生都编在一个队里。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空气非常融洽，因此生活上虽然苦一点，但是在精神上却感到很愉快。

四个月的学习过去了，我们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农村工作，而且都被拆散了，周围都是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他们对我的态度较为严肃（这是我极不喜欢的），见面就是谈工作，没事轻易不闲聊，而且我们的生活习惯极不协调。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办法也不见得多，甚至有的工作也做得不深入。这样，我对于向工农同志，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久的同志学习的思想，就有了问号。我感不到群众的伟大，总感到没啥可学。对工作感到乏味、苦闷，竟日地怀念着学校的生活。

做了九个月的群众工作后，我又被调到机关了，这里虽然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比较多，但因都是些老同志，所以我也从不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加上我的脑子有病，我现在感到人生乏味，活一天算一天，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

最近我的工作又调了，这里都是些革命历史有六七年以上的老同志，我觉他们对我这新同志是瞧不起的，因此，我又陷入在孤独的生活中了。

贾子南

覆　信

你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怎样来割断他的小资产阶级尾巴的问题。一个青年，在国民党匪帮统治的时候，不满那个反动统治，不满那个旧社会，向往革命，当然都是好的。但是，他对革命怀着许多幻想，常常是按照自己那个小资产阶级的想法来想象革命、想象共产党的。常常以为：革命应当是充满了神秘、浪漫、有趣的东西，革命应当是像巴金在解放前写的小说里那样：一大群人全是知识分子和同学、朋友，个个都是非常神经质，大家每天在一起高谈阔论，一来就动感情、流眼泪，里面还要加上一些恋爱。但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中的革命，和真正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根本不相同的。这种幻想，一旦碰到了真正艰苦、严肃的革命斗争，马上就被碰碎了。这时候，正确的道路中有一条，就是丢掉幻想，割断尾巴，承认共产党是不能按照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来改造的，而自己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改造，好好改造，接受考验！如果还是坚决抱住那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肯放，那将来前途真的是不会很光明的。像俄国诗人叶赛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革命成功以前他讴歌革命，革命以后，一看革命并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戴着白手套来革的，并不是充满了浪漫趣味的，他非常苦闷，后来就自杀了。

你的问题恰恰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从你的信里看到，你是一在同学们中间就感到舒服，一见了工农干部、老干部，就看不惯的。你说工农老干部们工作不深入，文化水平不高，说他们看不起你。自然，我们也很难保证在你周围的每一个老同志看问题都是非常深入，文化水平都是非常高；但是我们敢于相信：一般说来，他们是会比你强的。因为你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去看他们，专门看他们的缺点，就觉得他们一无是处了。你可以看看：他们的阶级立场一般是稳的，他们是决心终身为革命奋斗的，他们中间很多人，参加革命一二十年，经历过无数艰难和危险，不动摇不投降也不“闹情绪”，他们中很多人，许多年来每年只领到一套粗布衣，有的只领到几尺粗布，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连那微乎其微的零用钱都曾停止

过。但是他们不想这些问题，想的是如何使革命胜利。这些优点是一个革命者的根本优点。这和你比比，怎么样？你是因为没有人来闲聊就闹情绪的，你自己难道竟不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比实在太惭愧吗？至于说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你可知道他们这点儿文化水平是怎么得来的吗？他们的出身，很多是被地主剥削得只剩两个肩膀一张嘴的贫农，是每天做十六七小时工的工人，是放羊娃娃，是童养媳妇，他们常常是到了三四十岁在革命队伍里才开始学认字，晚上点个豆油灯自己拚命啃，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连找人教都是困难的。现在，他们中很多五十岁的老同志还在要求进工农速成中学提高自己文化哩！你想想看：自己由爹娘供给舒舒服服念了好些年书，有什么理由去轻视他们呢？你又说："感不到群众的伟大。"你可以想想，如果没有这些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支援前线，进行土地改革……那么我们今天的胜利可从哪儿来呢？

你的信里，对"见面就是谈工作，没事轻易不闲聊"极表不满，对于老同志对你态度严肃也不喜欢。这是为什么呢？你不想聊工作，可想聊些什么呢？是不是想聊些学校生活、恋爱纠纷、某某人闹情绪……之类东西呢？这些东西对革命、对人民，有什么利益？为什么对于工作（就是变革我们祖国面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一部分）那样感到乏味，却对这些闲聊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呢？这应该说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感情。为什么讨厌严肃？革命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并不是开玩笑啊！

你又说，你不但和工农干部处不来，和知识分子老干部也处不来。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这些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经历了多年的锻炼之后，已经把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毛病渐渐去掉，思想感情已经渐渐健康，渐渐无产阶级化了；因此他们的趣味已经和你不一样了。你应该从他们身上看到你自己改造的道路。据我们看，你倒是应该找他们谈谈，他们中间很多人恐怕都能向你现身说法，能拿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育你的。

你说：老同志们都看不起你。这恐怕未必。每个真正一心一意为革命的老同志，看到大批新同志来参加革命，只会表示高兴和欢迎，不会看不起。即使有一些同志作那样看法，那也一定是少数；决不会所有老同志都是那样。相反的，由你信上指出老同志各种缺点看来，倒正可看出你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